

追憶國軍軍魂俞大維

● 羅順德

陋室孤僧深愛台灣

筆者追侍俞大維廿多年，一面照料、一面工作，上班時間在本職上服務、下班到俞家照料這位「陋室孤僧」，彼此關係比子侄還親，筆者是兩份工作一份薪資，多年來樂此不疲，無他，由內心上無比尊敬這位不忤不求、大公無私的俞大維！

六十歲以後，俞大維患有多種併發症，最嚴重的是糖尿病，筆者及幾位護士照料得很好，俞大維享年九十八歲。八十二年七月他平安的往生，長公子俞揚和偕同筆者將俞大維骨灰灑在台灣海峽，這是他最終的遺願，也是最後一次到前方，不會再回來了！

他的遺物最多的是九千冊書，文史哲學科學送給台大，共有七千多冊，軍事學

的書送給國防大學，一些紀念品送到金門俞大維紀念館，他和親家蔣經國總統一樣，生前不積財，沒有「虎豹坑」藏寶，揮手走得清清白白！

他下半生為中華民國和台灣這塊土地奮鬥，他不會講台語，沒有一點本土化，我們相信他比很多政客都更愛台灣。

外島走透透「四不一沒有」

民國四十三年金門「九三砲戰」，十九日趕回台北，廿日到了金門，看到劉玉章司令官，俞親口和劉約法三章：「不要接我、不要送我、我不開會、我不訓話，我沒有排場！」這四不一沒有，比陳水扁早了五十年，俞大維十年國防部長，四不一沒有力行實踐，貫徹到底！

最早走透透的是俞大維，他走的地點

是外島，阿兵哥都知道，部長來看我們，是給我們帶來福利和解決問題！

俞大維十年國防部長，一位前線記者問他到馬祖一共多少次，他略略盤算：「一百〇四次」。

俞大維去馬祖是乘水上飛機，降落地點是福沃或馬祖沃。他第一站一定是大石頭高登，換蛙人小快艇，轉乘JON，在高登英雄港登岸，英雄港也是俞大維命名的。

高登是孤懸的島，四周懸崖峭壁，只有一處可以搶灘，但又暴露在敵人炮火之下，俞大維去了幾次，指定由國防部有關單位配合，發動兵工炸出一個港口，又建了登山纜車，運補用纜車運貨，可以節省大量人力，港口完成時，就命名為「英雄港」。

高登比馬祖生活更單調，連個打籃球的地方都沒有，俞大維撥了幾百包水泥由兵工舖了一座水泥球場，他還「敲」了當時美軍顧問團副團長雷斯登准將捐一副籃球架，等到完工剪綵時「命名典禮」，原來球場命名是「雷斯登球場」，雷斯登大樂，俞大維的外交手腕比今天凱子外交高明一百倍！別人出錢還高興的不得了！

俞大維多年在前線，他當時早逾花甲之年，但為國事操勞，他沒架子，駐軍養雞，絕不准殺雞給他吃，他愛吃酸菜牛肉麵，人一到煮一大鍋，上上下下，每人一碗。

聯勤補給前方的牛肉罐頭，添上另一種「獨山鹽酸菜」、酸、鹹、辣，吃了會出汗，再加上乾麵條一煮，來時笑嘻嘻地說：「又來吃牛肉麵了！」他是和士卒同生死共甘苦的心情來看部隊，最大目的是解決前方問題，「經營戰場」。

俞大維有句口號：「一切享受歸前線」，因此在四十年前，電唱機、電冰箱、電視機、洗衣機、沙發，源源運往前線，金門的大擔、馬祖的高登，變成「地下天堂」。

另一句口號也是淺顯易明的：「敵人

來了就打、敵人來不就挖」，金馬都有兩個，一個地上、一個地下。

民國四十七年「八二三砲戰」，在小金門當時孕婦無法外出生產，俞大維決定用軍車送兩位孕婦往軍醫院，生男孩的命名蔡國光，女孩命名洪國珍，事後還補禮一些金飾，今天，這倆也四十多歲了，時間是真快，他們是不會忘了愛民如子的俞大維。

首次列席立法院會

民國四十三年（一九五四）九月二十一日，立法院國防委員會以最敏捷時間，通知並邀請俞大維部長列席二十五日（星期六）召開之第十四會期第一次秘密會議，報告「今後國防設施」。當年部內掌管立法院聯繫的羅開甲參事，在他回憶中稱道：「我們當然照常忙著蒐集資料，替部長準備口頭報告稿，結果，他可能翻都未翻一下。俞的號召力極大，使得二十五日中山堂堡壘廳會場擠滿了人潮。立法院其他委員會的委員們顧不得喧賓奪主之譏，要求聽一聽這位奇才部長的國防新論。我當時是承辦人，一面慶幸『近水樓台先得月』，可以見到這位中國第一位文人部長

，如何去應付如劉文島、馬君武、王澤民、王達夫（俊）等軍界耆宿的高論，以及王寒生、李鈺、郭澄、趙家焯、趙珮立委的雄辯；但也唯恐臨場失誤而捏著一把冷汗。因此當天我們可以說『齋戒』而往。至於俞大維則頗不一樣，他仍穿著尋常的西服出現，襯衫、領帶似無換過的樣子，衣服也沒有燙過的痕跡，一派瀟灑自如的形象，這是我自二十四年後再次見到他不重服飾的風範。俞大維一進場並沒有舉目四盼，張手招呼的禮數，面部表情凝重。講話以前，先以右手食指若扶若拖地貼住右腮，說明腮部神經開刀受傷，必須用手指扶著，使講話方便一點。」依舊一口長沙話，發音雖仍清晰，音量較前小了些，使得極度嘈雜的會場頓然安靜下來。他接著說明：「我到部辦公，加起來還不到十二小時，『今後國防施政』現在還談不到。我注意的是前方戰況，但可以告訴各位，狀況是良好的。除此之外，我不能向各位報告什麼，各位都知道『兵不厭詐』，以後選擇適當的時機再講……」大略就是如此，把當天一場盛會結束了。

身先士卒履險如夷

俞大維於民國四十三年（一九五四）十月二日上午十時，才正式宣誓就任國防部長新職，總統親臨監誓。

俞大維部長在十月二十日下午一時五十分，由桃園軍用機場，乘RT-33型噴射偵察機（編號〇二二），由空軍第五聯隊作戰科長剛葆璞少校擔任駕駛，前往大陸沿海廈門、漳州、泉州一帶做第一次的空偵察，於下午三時十五分返回原基地。

民國四十四年（一九五五）元月七日，一日之內兩度乘RT-33噴射機，仍由剛葆璞少校駕駛，前往大陸沿海偵察。第一趟係於上午六時卅六分出發，沿浙江外海擦海面低飛，由玉環進入大陸，主要目的在偵察中共路橋機場狀況，然後右旋朝大陳飛行，於經黃岩、臨海上空時，突然發現中共正在建築臨時跑道（當時正在剷平地面中，但於我大陳轉進後，該機場即已繼續擴建完成）。上午八時十五分返回基地，此次偵察，俞大維發現中共正在建築臨時跑道，距大陳島尚不及五十哩，凸顯出大陳的嚴重危機。俞大維略作休息後，上午九時五十分再次出發，偵察範圍包含南麂至馬祖一帶之大陸沿海，於上午十一時零五分回航。

曾任國防部情參次長的剛葆璞，在後來回憶中指出：「俞大維前後偵察大陸沿海，共計十三次之多，其中由我駕駛共有十次，另兩次分別在民國四十五年四月三日及同年六月四日，由戚榮春將軍（前華航總經理）擔任駕駛，又另一次則由已殉國的C-1英雄陳懷（陳懷生）中校擔任駕駛。」剛葆璞回憶說：「當年上級長官曾指示，儘量不要帶部長出去偵察大陸，以免發生意外。可是我們這位部長，無論科學、兵學、飛機性能，他都瞭若指掌，你說天氣不好，他說天氣圖很好，同時他又是國防部長，他要我飛，我不能違命。」

又說道：「記得有一回是一江山失陷前，民國四十四年元月七日那一天，當我們飛機飛到路橋上空偵察時，我戰管部通知我，有MIG-15機四架起飛攔截，我說，部長回航吧！但是我們這一位部長鎮靜如常，指示再繞一周，再看一次。當時我心裡很急，擔心部長的安危，同時此時我已看到右後方有兩個黑點，我急速的拉起機頭，進入雲層，在七千呎雲中作儀器飛行，最後終於在有驚無險，託天保佑，人機安然返防。」

戚榮春也在回憶中說道：「俞部長為

了確實了解中共動向與態勢，決定親往大陸東南沿海地區偵察，制敵機先，達到勝兵先勝的目的。當時我們都認為這樣做實在太不安全，但俞部長說了一句令我終身難忘的話：『我自己不能去的地方，我不會派我的部下去的。』」

這位身先士卒，冒險犯難的部長，偵察大陸十三次後，蔣總統知悉，認為安全可靠，就對俞大維說：「俞部長，您去偵察大陸的行為，個人安危事小，但國家事大，請爾後不要再去，可否？」俞大維回答：「報告總統！您的命令我接受，但問我願意否？我是不願意。」

俞大維深知兵法中「知彼知己者，百戰不殆」，「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」的道理。同時認為「掌握敵情，制敵機先，主將責無旁貸」，因此敵人地面陣地、機場、設施、偽裝、砲陣地、彈藥庫等兵力部署，無一逃過俞大維的慧眼。在近代各國，國防部長從事偵察飛行，截至目前為止，他不僅是開中外先河，而且也是絕無僅有的一位。

一言九鼎料敵如神

「八·二三」砲戰的前一個月，民國

四十七年七月一日，俞大維前往大膽視察，與戰壕的官兵同甘共苦，並改變自己作息方式，更展其數理邏輯般，如剃刀似的銳利智慧，利用夜間觀測對岸敵軍動態，並以高倍望遠鏡，看穿共軍正一波波的將炮彈運至第一線，他認為這場戰爭將是無法避免的。

民國四十七年八月四日下午，蔣總統在陽明山中山樓主持黨政軍聯席會報，聽取大家對金馬情勢的意見，當時絕大多數的與會者，都認為中共會打馬祖，不會打金門，惟獨俞大維斬釘截鐵的斷言：「三個星期以內，中共必打金門。」因為「中共沿海機場已進駐了相當多的米格機，已完動作戰部署，作戰目標指向金門。我也看見金門對岸中共砲陣地，砲衣全部揭開，只等一聲令下，立刻向金門發射」。果不其然，震驚中外的「八·二三」砲戰，在其預言後的第十九天發生。

出神入化活用兵法

「八·二三」當天，他不幸中彈受傷，不僅能將計就計，讓共軍深信其已殉國無疑，而鬆懈整個心防。但他更不動聲色，暗中爭取美軍第七艦隊武裝護航艦，突

破共軍層層封鎖金門的火網，及時將後勤資源妥善的補給金門防區，尤其八吋砲的運抵金門，參戰後制壓共軍，使國軍士氣大為振奮，對扭轉戰局具有相當的影響力。毫無疑問，這是兵法中「兵者，詭道也」，「故善戰者，致人而不致於人」，兵

不厭詐的欺敵措施，以及借助他力以壯己實力的策略運用。俞大維在「八·二三」期間，或是十年國防部長任內，施展統兵用兵之卓越能力，並能掌握機先，靈活運用軍隊，是中興復國、絕世難逢的奇才人物。自稱「十年部長、十年苦戰」的俞大

維他有兩個戰場：「一個是和敵人無時無刻不在鬥智鬥力的台灣前線；另一個是向美方交涉爭取軍援的談判桌。」然而，由於他時時秉持兵法中「視卒如嬰兒，故可與之赴深谿；視卒如愛子，故可與之俱死」的信念，只要官兵「要什麼，給什麼，除非我們沒有。」。因此「陣前產子」，「代送家書」，「夜守大膽」等疼惜關懷

袍澤的溫馨之情，不僅使前線將士深受感動，樂於效命，也為中國戰史上留下一頁感人肺腑的篇章，而且更發揮兵法中「故形兵之極，至於無形。無形，則深閭不能窺，智者不能謀」的精神，絲毫不失尊嚴

的為國家爭取美援，使國軍戰力始能快速成長，並能發揮三軍綿密的統合戰力，進而粉碎敵人武力進犯的意圖，確保國家安全。

儘管俞大維謙稱，他只是三軍統帥的幕僚，「參謀官是沒有姓名的」。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他深諳兵法要義，能出神入化的活用兵法藝術，實乃兵法中的「故知兵之將，生民之司命，國家安危之主也」的最佳寫照，難怪美國名將魏德邁上將稱讚他是「中國當代孫子」實至名歸。

頂天立地國士無雙

郝柏村曾經在「頂天立地，國士無雙」乙文中敘述：「民國四十三年年底，陸軍北部軍團，以軍為單位，在中壢舉行定名為『賀蘭演習』的大規模實兵演習。」郝當時擔任參謀本部計畫組組長，「俞部長維公前來視察，由我全程陪侍」。

「一般的高級官員看演習，通常只是泛泛的聽聽簡報，到指揮所慰勉一番，維公不同於一般人，他要知道有多少演習部隊？在什麼時間，什麼地點出發？然後，我立即追隨他上了吉甫車，緊跟在演習部隊的後面、看時間、看地點、看部隊、看

行動。」

「我很快發現，維公是一位完完全全的行動主義者，在行動中找問題，每一個問題無不切中要害，演習計畫是否配合？後勤補給有無問題？部隊運動，是否按照計畫……他不僅在地面看行動，我更追隨他坐飛機到空中向下看整個演習地面的行動。他在行動中考核指揮掌握能力，在行動中驗證計畫的正確性、可行性。通信有沒有問題？他辦法乾淨俐落，隨手拿起電話，找師長，找旅長，大大小小的問題，他舉手之勞，便已瞭如指掌。」

郝柏村曾說：「民國四十七年八月七日，我接受佈達出任小金門師長。八月二十三日，維公到小金門防區視察，中午，在師指揮部和我共用簡單的戰地麵條午餐，然後，維公返大金門，當天傍晚，砲戰就告爆發，或許由於共同經歷這一場空前慘烈的砲火洗禮，維公後來常向人提起，他和我『生死之交』，對此我愧不敢當。面對維公，我始終仰之彌高。」

以上是郝柏村對俞大維情感交流的敘述。筆者經常思索俞大維並非黃埔出身，亦不是中國國民黨員，但他卻能領導黃埔人，並贏得上至將帥，下至士兵的由衷敬

愛，何故？

這個答案終於在民國六十三年左右揭曉。某日，前國防部黃杰（達雲）部長來訪，記得是上午八時左右，俞大維正用早餐，筆者隨侍身旁，黃杰部長進來，俞手示請座，兩位親切交談、寒暄，突然俞向黃問道：「達雲兄！我不是黃埔出身，亦非軍人及黨員，而你們黃埔師生，為何對我如此尊敬，並聽從我的指揮，何故？」

「報告部長，因為您所言的、所做的一切，都是為國家，所以我們都聽從您的話與指揮。」黃杰嚴正回答，沒有絲毫考慮，純係發自內心肺腑之言。這一位敬愛的黃埔一期老大哥，道出我們黃埔師生的心聲，確實讓我茅塞頓開。因為俞大維自從政四十多年，他忠於最高統帥，一心一意報效國家，不伎不求，一身清廉，為當代的中華民國軍人樹立了楷模，這是黃埔軍人的共識，更是後來我們軍人的精神標的。

俞大維於民國五十三年辭官三次，老總統不准，最後以請假為由離開國防部。

退職後近三十年，他兩袖清風、埋首書堆，與世無爭，但所有黨、政、軍要員，上自總統，下至部長、教授、學者、主教、

各軍種總司令，乃至於退伍的小兵——販夫走卒，他都樂於接見，並尊重他們意見。

領導藝術知人善用

最近在張家驥（前華視總經理）的回憶錄裡面敘述了一段他晉見俞大維的心情。俞大維語重心長的向他說：「有人才要曉得去發掘，去善用他們，使他們個個出頭，凸顯出來，否則家中明明有黃金，卻不知掘出來好好『花用』，豈不浪費。」

張家驥早在「八·二三」砲戰時就是戰地採訪記者，當時就熟悉俞大維部長，民國六十八年起任「青年日報」社長，便經常向俞大維請益，並派記者李元平開始收集資料，準備撰寫一本「俞大維傳」。張家驥的獨具慧眼，至今令筆者佩服，因為他深切了解俞大維確是一位值得大書特書的傳奇人物。「俞大維傳」終於在民國八十一年元月出版，一時洛陽紙貴，暢銷風行一時。

了悟生死回歸自然

二〇〇三年七月八日，是俞大維逝世十週年紀念日。他生於清光緒二十三年，夏曆丁酉年十二月初二日（西元一八九七

年十二月廿五日耶誕節），歿於民國八十二年（一九九三）七月八日，享年九十七歲。

俞大維對於身後「處理」，一如他的

為人處事，簡簡單單，乾淨俐落，不為後人增加負擔，更不會為後人留下議論。遺囑中說：「死後將遺體即刻火化，不要設靈堂公祭，余無他長物可以遺子孫，惟『忘身報國』之家訓」。

民國八十二年七月十五日，家屬遵其遺囑，由長子俞揚和將其骨灰漂灑於台灣海峽，行禮之前飛越慈湖先總統蔣中正陵

寢及五股故副總統陳誠墓園，以表達他對老長官的最後的敬禮。

廣植福田生舍利花

民國八十二年二月十七日，俞大維在

懺雲法師的導引皈依佛門，他一生多行善事，廣植福田，因而，其遺體火化後出現的舍利子及開出的舍利花，令在場的親友，舊屬不禁驚喜。筆者曾於八十二年七月十一日專程前往台中蓮因寺，請教懺雲法師，何以俞大維於八十二年二月皈依佛門而能有舍利子的出現，師父說：「皈依之

人有三種：一為學佛之人，二為修佛之人，三為做佛之人，俞氏屬做佛之人。」法師之言，令筆者頓然領悟，並印證了他是位「在家菩薩」，以其一生的具體行動實踐了他的佛性。

筆者受命追隨俞資政逾二十四載，親承警效，受益良多，其長者風範，更如沐春風，身教言教，使筆者於做人處事，終身受用不盡，心中懷念之情，非筆墨能道盡，謹在「八·二三」砲戰四十五週年暨俞資政逝世十週年紀念之日，茲將所見所聞撰此專文，以表追思之情。

中外文庫
之三十四

鐵血精忠傳

增訂再版

喬家才著全書六百餘頁
定價叁百伍拾元

本書係喬家才先生繼關山煙塵記、戴笠和他的同志等書之後又一精心傑作，要目有：

仙霞人才及其運數、藍太夫人母教嚴嚴、文溪小學一羣健兒、浪跡天涯一十二年、時代浪潮遠走廣東、在騎兵營鋒芒漸露、總司令部聯絡參謀、十萬元捉拿江漢清、日寇的剋星特務處、洪公祠和浙江警校、建立無線電通訊網、希望做校長的衛士、藏本領事失踪事件、無名英雄革命靈魂、公開機關秘密工作、破獲共產國際間諜、陳濟棠強扣三兵艦、刺楊案主犯劉蘆隱、殷汝耕冀東偽組織、兩廣事變策反有成、刺汪案凶手王亞樵、決心赴難親入危城、肅清全國各地日諜、七七變起通州殺敵、紀律森嚴臨危不退、萬人部隊轉瞬成軍、別動隊奮戰淞滬區、忠救軍北方打游擊、從空中截留楊虎城、曾澈和抗日殺奸國、別動軍包頭戰賀龍、懷仁堂上最後遺言。

全書共二百多篇，附錄戴笠策反奇勳、戴笠的人情味、戴笠感人的故事。谷正綱、周念行作序，全書記述戴笠鐵血鋤奸精忠報國的真實故事，字字珠璣篇篇精彩，歡迎購閱。平裝本每册新台幣叁佰伍拾元。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